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道學鈔序

温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携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

飼馬逢賜及山西劉用相暫轄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于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

以先生之書爲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纂甫就、即令汪本釧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

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
隨使者冐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
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
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
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
遣人爲我取書令書與譜抵濟上亦

遂成矣大參公黃與參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眞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參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

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㝡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萬曆己酉春月武林繼錦堂梓

陽明先生道學鈔卷之一

論學書　共一十六篇

卷之二

寄楊邃庵閣老　又寄楊邃庵

批提學僉事邵鋭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褒崇陸氏子孫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書張思欽卷

卷之五

卷之六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與當道書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五首今録十一首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卷之七

卷之八

先生論學書卷之一

共一十六首

○○○答倫彥式

徃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

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

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眞、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令投我以瓊瑶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

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閒、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畢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閒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覩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郤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巳而巳、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巳也、自信而巳、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

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

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絶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

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

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餘年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溱雖開有言吾斯

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與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寻與三子之宜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與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與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寻於寀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況潛剛克高明

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

〇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與、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閒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與、亦其志之難與、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予盍論予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予闕也、將闕是求、而予

言予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

素先生于諸父也、子歸而以子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別湛甘泉序

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絶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

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

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

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巳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巳無俟於

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
予言爲綴乎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

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

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

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

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

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逐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

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

知之好、眞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眞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

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
以知所適從也乎。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徃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

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

昔、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乆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乆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

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遥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

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

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

有以辯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嘗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

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
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
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
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
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
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
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
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

問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菴，皆失之非，而

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答徐成之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邪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

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與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曰克巳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唯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

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
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
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
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
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
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
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
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

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唯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

以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
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
要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
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
而獨唯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
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
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
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
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

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甞欲冐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

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强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

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二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唯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

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

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心矣唯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矣

○○答儲柴墟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删去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毁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

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凉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凉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

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乎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

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騖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凉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與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益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凉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

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

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

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贖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闒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

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亦終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今非昔比不可效先生矣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

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
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
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
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
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
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
不以告之乎

〇答儲柴墟

聆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

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

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蹶絕而結纓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唯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

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禀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

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胷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

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

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胷措天躃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裡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別、

○書欒惠卷

欒子仁訪予於虔州，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怱，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别去之贈

○答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寘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

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

覽教之、